

歐美學界亞洲研究發展近況（上）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在 21 世紀中，亞洲各國綜合國力上升，但亞洲研究在歐美學界卻似乎未跟上腳步與時俱進。

近年來，美中貿易戰、新冷戰、新冠肺炎爆發，對亞裔的人身攻擊，顯示了西方各界普遍對亞洲知之甚少。這種知識真空對產業、政策制定和外交政策造成挑戰，而大學本應具備相關知識提供西方社會大眾，但不幸的是，亞洲研究在大多數機構中仍然是一個次要和邊緣化的學科。

學界呼籲提升對亞洲研究之關注

美國重要智庫 CSIS 高級顧問 Scott Kennedy 曾撰文主張美國應當提升對於亞洲的研究，否則美國將更難掌握局勢。

這一觀點得到了倫敦大學 SOAS 主任 Adam Habib 的讚同。「亞洲人口為世界各洲人口之最。如果不了解亞洲，我們就無法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全球挑戰、不了解亞洲，就無法了解當今的全球經濟。」

相對於亞洲研究迫切的需求，亞洲研究在歐美學界正在走下坡，難以應對與亞洲交往的實質需求。這一問題以英國最為嚴重，英國脫歐後轉向與遠東增長速度更快的經濟體進行更多互動。然而牛津大學中國中心主任 Rana Mitter 亦表示英國對亞洲的研究仍未得到足夠重視……，英國脫歐後需要更全面地了解亞洲——包括其社會、政治制度和歷史以及語言。

Rana Mitter 認為，人們對亞洲強權——中國的認知差距尤其明顯。Covid-19 的出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早在 2020 年春季就警告過當局。他表示：「許多西方人接受了以英文呈現的宣導素材中的中國，那是一種強調“仁”與“和諧”等儒家觀念的中國，但現實並非如此。西方領袖也對中國文化、語言與歷史知之甚少。」

儘管自 1990 年代以來，中國發生了面目全非的變化，但 Rana Mitter 和約翰遜反映，“有一件事沒有改變……許多西方政客和企業高管仍然不了解中國。”這清楚地反映出，除其他外，西方大學未能開發和傳播使非專家能夠超越神話和公關旋轉的知識。

澳大利亞亞洲研究情形

澳大利亞是英語國家普遍黯淡情況的例外。澳大利亞亞洲研究協會 (ASAA) 前任主席、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政治學教授 Edward Aspinall 表示，「過去 50 年的總體情況是，澳大利亞在亞洲研究方面確實發揮了超乎其應有的作用，這是由於我們的地理位置、經濟和文化取向所致。」

因此，澳大利亞的亞洲研究相對穩健。至少在新冠肺炎肆虐之前，一些大型機構的中文課程有 1,000 多名學生（儘管批評者指出，其中許多學生本身就是中國人）。澳大利亞可能是唯一一個在高等教育系統中對印度尼西亞進行深入研究的英語國家，而印度尼西亞是擁有 2.7 億人口的巨大鄰國。

亞洲是一個擁有 45 億人口和大約 50 個國家的洲。除了西方大學對亞洲研究的龐大規模之外，一些學者還擔心教學和研究的重點很容易導致過於簡單化或去脈絡化。

荷蘭萊頓大學的國際亞洲研究所 (IIAS) 主任 Philippe Peycam 表示：「亞洲研究系僅限於某些大學，並且主要以語言培訓為基礎，尤其是中文和日文。」

Peycam 本人是越南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專家，他也希望大眾更關注這些區域，該地區的人口可與歐洲大陸相比，其發展潛力頗受看好。

撰稿人/譯稿人：鄒楷

資料來源：Times higher education，2021 年 9 月 30 日，Is Western academia keeping up with Asia' s rise?，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features/western-academia-keeping-asias-rise>>.